



儉約

李文靖公沆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  
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  
相聽事。誠隘為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又談苑云。  
所居陋巷。聽事無重門。其偏下已甚。頽垣壞壁。沆  
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令葺。以試  
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笑謂其  
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  
嘗答。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  
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



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湏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王文正公冲澹寡欲。奉身儉約。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令減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必於車中易之。不敢令公見焉。或以車爲閨

王沂公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送辭。沂公相留云。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饅頭時爲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

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德如此。

王文康公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嘗言人臣患不節儉。今居第多踰僭服。玩奢侈。僕妾無數。宜有經制。及貴顯深自抑損。齊居蔬食。泊如也。

韓忠憲公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氈同寢。一日分途。遂割而分之。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爲門客。尤敬待韓公。每公至。即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君早訪。及李康靖爲長社。每日懸百錢于壁上。用盡即已。其貧儉如此。

韓忠憲公億爲河北轉運使。王太夫人坐太平車。以

葦席爲棚覆獻肅公乘驢隨車時王文正已貴忠  
憲公又作一路使者其儉如此今人聞之誠可愧也  
范文正公爲吏部員外郎出守時有三婢及官大歷  
二府以至于薨九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嘗易也  
范文正公既貴常以儉約率家人戒諸子曰吾貧時  
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  
也今而得此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  
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遺事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  
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惟慢之物耶吾家素清

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  
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公  
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鹿麪每退自公易  
衣短褐率以爲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  
如一

范忠宣公罷相尹洛三子皆衣布袴先生尹公因揖  
上馬見之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范忠宣  
公尹公言行錄

范太史祖禹作布衾銘記云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

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殮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上。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云云。祖禹序其本末。俾後世

師公之儉云。

范太史集

布衾銘曰。藜藿之甘。綈布之溫。

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

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禍辱

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志乎不然。顏

樂簞食。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

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

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

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

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

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奉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

杜正獻公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行本一措大爾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

蘇公頌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晚際會所得俸賜隨即散用其自奉養至微薄每食不過一肉始寤之日吊哭者造其寢堂見其居處服用無不歎愕咨嗟以為寒素未若也。

寇萊公初為樞密直學士真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襖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斬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斬者

愧之遺事

陳文惠公居家以約儉為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神道碑。

石介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瀆聞其勤約。因舍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食之則可。若止得一饗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高梁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

滎陽公在維揚時。東萊公為曹官。所居解舍無几案。以竹縛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儉如此。呂氏雜記

溫公曰：先公為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沾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堊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味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按不取。會賓友。常數日。管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季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平  
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  
養福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固自  
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  
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  
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水皆與焉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無墨此言貴者方得食也莊子九方甄相  
子綦之子削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  
肉而終班超者虎頭燕頤食肉相也以此知古人

以食肉為貴食肉為難得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大雜誌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  
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体斯美矣  
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  
乎飲食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菓餌而  
刻鏤之朱綠之以為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溫公集

人湏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  
叔才高識明初年亦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



得定儘長進。在昔聞明道先生一見呂微仲便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謝上蔡云：為他貴底相態，便是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羹飯，因薦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為他緣累輕便，去住自在。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此。學者且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嘗愛孔明當漢末，自言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

欲不遂，却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一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饒餘，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府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胡氏傳錄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剗溷間燭淚在地，徃徃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

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一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反。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群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樂。王文正公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公買妾。仍賜銀二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蓋公自是始衰。數歲而捐館舍。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者。花籃火釜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

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白於公。公頓蹙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李端明辨疑謂非是

無嗜好

呂蒙正爲相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因  
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  
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  
者歎服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爲物累  
者昔賢之所難

有貨至帶於王文正弟以呈文正文正曰如何弟曰  
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否曰繫之安得自見文正  
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  
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賢，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筆談

趙清獻公抃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馬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河不共來。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鍊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誌宛然。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莊獻母儀天下，見其二侍婢老且陋，怪其過，自貶約對，以丞相不許市妙年者，因勅國封密市二少婢，或丞相問，但言吾意，國封遂買二女，奴首飾服用不啻三十餘萬。一日文節歸第，二婢拜於庭，文節詢其所

自國封具以告。從容指旁侍二姬謂夫人曰：此二  
嫗乃夫人昔之媵也。今出之亦無所歸。固當終身  
于此耳。若二妹齒未踰笄，將嫁少年子，向去之事  
固不可知。若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然，太后  
聖慈垂憐，然其志豈可渝也。他日入見，宜以此  
懇敷奏。遽召宅老呼二婢之父兄對之，折券并衣  
着首飾與之，俾為嫁資。謂曰：若更在子人，必當送  
府勘罪。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  
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莫年歡。公曰：  
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識者以謂過人遠矣。

王荆公知制誥，其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  
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  
軍大將，部米運舟失家，貲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  
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  
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龐  
穎公辟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  
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  
汝自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

夫人出沒安得至此。亟遣之。穎公知之。對僚屬咨其賢。荆公溫公不好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公除修注。皆辭。至六七。不獲。已方受溫公除。知制誥。以不善作辭。令屢辭免。改待制。荆公官浸顯。俸祿入門。任諸弟取去。盡不問。溫公通判太原。時月給酒饋待賓。客外輒不請。晚居洛。買園宅。猶以兄郎中爲戶。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著書絕交矣。

元城先生與僕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某謫嶺表。既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炎荒。恐不生還。忽憶老先生語云。北人在瘴煙之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是日遂絕。至于今。更不復作。且大夫夫自誓。不爲則止耳。何必用術也。趙清獻亦本朝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掛父母之畫像於卧床中。且已偃卧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官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爾。若仕官有益於杜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先生之意。欲自比彭澤。而以清獻叱右軍。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解。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

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品題耐煩。伯淳問君實能與他  
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持。更有甚工夫到此。  
溫氏遺書

蘇公頌言。少時聞計用章郎中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  
好。則腹心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武白起之徒  
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  
苦於刻核矣。好聚斂。則桑羊皇鑄之徒出。而民困於培  
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蔽於夸大矣。  
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龍神騰驤。豈可羈  
也。然或豢養於人者。謂其有嗜慾也。

謹言語

張子韶曰。古人默觀方寸。孰偏孰正。偏處舍之。正處  
行之。心在於正。而情或居偏。吾則痛檢其偏。而不  
敢劇談正理。深恐所見隨言散去。其於行也。必無  
力矣。今人寡言者。雖然善惡未可知。然使其為善。  
必力。其為惡。亦必力。若夫終日說說者。為善為  
惡。多負其不終耳。

王文正公曰。與人寡言。口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  
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  
公徐一言以定。

胡公宿為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笑語。謹譁獨正。顏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涖官臨事。謹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

薛簡肅公知開封時。明參政。錫為戶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

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呂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言。

韓魏公言。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

陳了翁雜說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此其所以無口過。



韜晦

錢惟演出守河橋。請王沂公曾為別。公酌酒餞之。錢曰。惟演身列將相。不為不重。然朝廷每闕輔相。議不在中。惟公憐之。公答曰。相公才用闕闕。豈曾所敢望。然曾忝冠宰府。僅已數年。相公尚寄藩屏。者何也。錢曰。惟演才識不茂。寔假遭逢。相公科第文章。揚歷中外。豈惟演所敢侔哉。公曰。不然。曾之才不及公。而猥當柄用。乃先於公者。蓋以搢紳之上。畏公而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畏之跡。使人無所復畏。登庸調化。必有日矣。

有門生爲縣令。杜正獻公衍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繫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奉知，子烏得以申其志？徒取禍爾。子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

杜正獻公衍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若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取禍爾。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呂氏家塾記云：章獻明肅之盛，文靖公拯救防微，杜漸者非一。未嘗與人言，天下亦莫知也。仁宗旣親政，大臣或言當垂簾。時有劉渙者，嘗上章請歸政，得罪于太后。帝顧文靖公曰：當時樞臣欲黜配嶺南，賴卿力言得免。若公者，苟利國家，雖舉世不知，弗與辯也。儻非聖主親發德音，人誰知之？豈比夫賤丈夫急已之毀譽，而緩國之休戚哉？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又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唯悔乎。

吳長文子璟素以堅挺有器節稱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為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遺事

蘇子容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蘇氏談訓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彼

得甚工夫謝子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管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疏食菜羹却去房裏為其恁地。

攝養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爲博士。恭惠登樞  
年者康強。許公時尚爲相。嘗所歎羨。詢其服餌之  
法。恭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  
所悟爾。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  
深以爲然。

黃魯直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  
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耳。學道  
以身爲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

安定胡先生瑗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先生

每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按。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爲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

客有語胡翼之爲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遺其子來就學。其子儂宕。所齎千金。得病甚瘠。客于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閱而不責。携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之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悔。痛自責。冀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旣通其義。然後爲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穎銳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

關中隱士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晝書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田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欲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爭之時。尤損人耳。馬永卿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

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  
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爲座右銘  
也。耕道曰。然。

邵堯夫居洛。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  
出。十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大風  
大雨大暑大寒也。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  
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爲莫年歡。公曰。  
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識者以謂過人遠矣。

李暉苦疴。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否。  
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  
之謹之。靜久自愈。

蔡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  
酎。往往至醉。是時太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山  
東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館之數日。先生愛文忠  
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爲詩示文忠曰。聖君  
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  
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  
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伊川先生曰：蓋有之。唐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其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工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為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歷，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伊川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畜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

保生耶？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

太宗下詔召天下高年。前青州錄事參軍滕希慶年九十餘，致仕歸鄉里。本州奏聞，召至闕庭。上御便殿，賜坐，與語極從容。因歷訪民間利病，多見采納。復問以攝生之理，希慶對曰：臣無他術，惟是少情寡慾，節聲色，薄滋味。上嘉之，賜金紫致仕。

榮陽公為人處事皆有長久計。求方便之道，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不能答，適足增苦。故榮陽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服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常所

作事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大半之苦。凡公  
爲人處事每如是也。

陳瓘有斛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  
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  
雞鳴而起。終日爲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旣寤即  
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  
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  
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  
不欲勞人也。

明道先生語錄問神僊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  
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  
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  
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僊。厥術  
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  
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  
矣。



好生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  
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  
所居堂屋弊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  
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  
如此

陳文惠公堯佐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  
補之曰無使不全以見棄也

二宋卞角之年同於黷會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  
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

試罷復遇僧於廛邸。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頓異甚時。若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爲橋以渡之。由是蟻命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不出小宋之下。二宋私相語曰：妾也。一歲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果中首選。章獻太后當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以大宋爲第一。小宋爲第十。始信僧言不妄。

曾魯公放生。以蜆蛤之類爲人所不放。而活物之命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而問其家。乃有惠蛤蜊數菴者。即遣人放之。夜復夢被甲者來謝。

滎陽呂公爲郡。處令公帑多黃魚。鮓乾物及筍乾。蕈乾以待賓客。以減雞鴨等生物也。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旣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

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覲，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又曰：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瓮中，湏其死，食生即放之。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若為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

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李元

綱厚德錄

71  
國

自  
二

